

留城,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,在现今的中国版图上已经找不到了。但这座城,带给史学家多少奇幻的遐想,带给微山湖区人们多少热切的寄托。它的古老可追溯到尧舜时期,如今,它沉睡于水下已数百年,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源头和百姓的口中去探寻、揭秘它的真面目。

坐落在微山湖之中的微山岛似乎命中注定了与留城有缘,它是留城及微山湖诞生、发展、变迁的见证者,更是留城衰落、消亡最直接、真实的目击者。早在尧舜时代,留作为最早的封国之一,印证了这一地区鲜明而独特的人文历史。宋代罗泌《路史》载:尧的儿子“丹朱庶第九,其封于留者为留氏”,始建留城。其东北十里便是微山(当时尚无此名),由于地理位置特殊,环境优美,古泗水从留城穿过,使这里变成一片绿洲,是鲁苏豫皖交界地区不可多得的富庶之地。后来的留城规模不断扩大,成为有名的繁华之城,战略要地,它与南面的彭城(徐州)、西边的沛城(沛县)、北部的薛城成为当时中原地带的形胜之地。

千百年来,留城或封国或置县,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唐朝诗人唐彦谦《独宿留》、刘长卿《归沛县道中晚泊留侯城》等诗,都证明那时留城的兴盛与繁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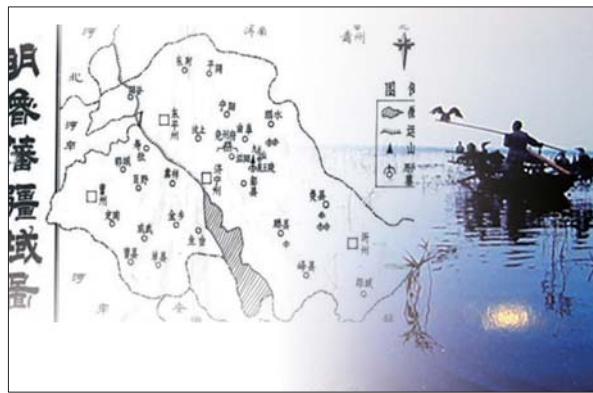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世事变幻,留城纵然空前繁盛,却命运多舛。黄河侵入泗河最早的记载见于《史记·封禅书》,汉文帝十二年(公元前168年),“黄河决酸枣,溢而通泗”,汉武帝元光三年(公元前132年),“河决瓠子,东南注巨野,通于泗淮”。宋以后,黄河泛滥频繁,并频频改道,忽而东突忽而北迁,将大量洪水潴积于此,形成巨浸,汇成湖泊,留城只好观望、止步、挣扎,无奈地准备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只有大运河开挖改道时给了留城最后辉煌的一瞥,在即将消隐之际留下闪光的记忆。

明清时期,留城是运河

【行走齐鲁】

古留城: 微山湖底沉睡的古城

□赵霞



的重要枢纽及转折点。元朝初开挖济州河时,济宁以南以泗河为运道,元至元三十年首在留城建闸。明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,黄河决口于沛县,淤堵头闸上下一百余里,运道不能畅通,工部尚书朱衡开挖了所谓的“漕运新渠”,又叫新河。留城成为元、明运河南北连接的枢纽。万历十九年(1591年),留城一带湖水不能畅流,河道尚书潘季驯改开李家口河。随着南四湖(微山湖)的形成,进而连成一片,至明末清初,四湖面积达到2050平方公里,使得留城最终成为一座地下水水晶宫。

不过,这座地下水水晶宫并未从此与世隔离,微山岛沟南、沟北、万庄等相近村子的村民们,依然有机会可以与这座古城有近距离的接触。

近百年中微山湖几次干涸,最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“干大湖”,百姓在南湖留城遗址周边种麦子、西瓜,见到过很多砖头瓦块、磨石辘轳,多是汉代文物;1988年,微山湖南、西、北三面干涸,村民到湖里割水草、蒲草、苇子,在离岛西南七八里处见到一块露出湖底半截的石碑,上刻有“马桥”两个字。微山县高楼乡小四庄村也保存着不少留城遗物,

有石碾、石磨、碓臼、方砖瓦片及陶器笔筒、酒樽等,都是干大湖时百姓从湖底发现,起运回村里的。各种资料说明,留城具体方位应在微山岛万庄、沟南村西南七八里许,沛县房村河外五至六里水下。

那么,留城的规模有多大?史籍上没有确切的记载。史志工作者曾做过估算与猜测,以相近的沛城为参照,认为留城比沛城要小,其城区规模应是南北3000米,东西1000米左右。但从干湖时百姓到实地观察的情况来看,留城的规模应该要大一些。

赵氏家族于明洪武二年(1369年)自山西迁徐郡之留城,其后人清末康熙生赵田,晚年曾率子侄驾舟登岛为先祖扫墓,写下《微山上奎纪事》一文:“余始祖莹在微山,因于此日驾舟渡湖,扫墓毕散步闲游,率二三子侄登微山最高峰,纵目远眺,汪洋无际,适来一老翁,向西南指点谓余曰:此去十余里其波涛浩渺之间,即当年留城地也,陆沉数百年矣。时或现之,有蜃楼海市之观焉。”这是涉及有关留城、微山湖以及区划的直接而真实的民间资料,很是难得。

微山岛西部几个村庄,单就唐寅的画作而言,本身即是令人趋之若鹜的艺术精品,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,尤其是人物画,更是笔法凝练,独具风韵。再加之有康熙皇帝的御书题赠,两者一前一后,珠联璧合,这把金扇的书画艺术价值之高,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康熙皇帝能够慷慨赐赠如此厚礼,受赠人王渔洋定非等闲之辈。王渔洋(1634—1711年),原名王士禛,字子真,又字贻上,号阮亭,别号渔洋山人,山东新城(今桓台县)人。清顺治十五年(1658年)中进士,官至刑部尚书,谥文简。王渔洋为官清廉,洁己爱民,可谓一代廉吏。王渔洋博学好古,尤工诗文。独创诗论“神韵说”,被尊称为清初一代正宗,文坛领袖。为官45年,其中27年为康熙近臣。王渔洋清明的官声和渊博的学识,深受康熙皇帝恩宠,屡蒙御赐达13次之多。这把金扇便是其中之一。康熙皇帝将这首唐代诗人刘商诗作

凡下过湖生产的村民都知晓从湖北岸的郗山外有一条直通留城的“石板路”(长条石铺成),说是明代以前的“官道”,距离岛西约五华里。每块条石长米余,逢干湖有条件的村民便到湖里起石,用以盖房、建桥等。对于这条“官道”有人表示怀疑,因为对照史书,找不到有关“官道”的记载,但明朝以前从滕、薛至留城、徐州的“官道”肯定是有,却已无法再现。这条“石板路”应该是运河大堤,即留城通往夏镇的运河。2002年微山湖大旱,微山岛南、西部湖水基本干涸,还能看见部分残余的石板,石道基底栽的是木桩,两旁全是淤泥。现在这条沉睡在水下的“官道”(河),仍能看到它清晰的影子,岛上百姓叫做“石塘河”。

自留城退出历史舞台后,人们便赋予了它许多神秘的色彩。史籍中有水淹留城、居民南迁建铜山的记载,而在百姓间更有“失落城盖薛城”的流传。

留城的故事与传说在微山岛及沿湖周边可谓家喻户晓,人人皆知,特别是岛上几乎每个老人都能讲出有关留城的许许多多掌故、传奇,而且版本颇多。有一个是说张良死前就预测到某年某月某日留城将陷落,因此在他弥留之际,把子孙叫到跟前,嘱咐他死后无须大办丧事,速速造七艘大船,待将其下葬后,头七祭祀之时摆放在墓前。家人遵嘱造好大船,供在墓前,头七之日天突降大雨,洪水滚滚,霎时将留城吞没,只有张良家人及时上船逃生。

还有传说,明代留城住着一个叫刘伯通的,祖上显灵,命他速造几只木筏,待木筏造成的那天,夜里突降暴雨,大水陡涨,一夜之间留城的房屋、树木全部淹没,人畜葬身水底,只有刘伯通一家和表亲陈姓乘上木筏得以活命。他们随水漂流,天将明时看见了火光,拼命向火光划去,是一片陆地,遂上岸定居。他们把这个地方起名叫“遇火地”,这便是微山湖东岸韩庄最早叫做“遇火地”的由来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清末抗日名将左宝贵救世情怀

□杨勇

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近两对平邑、沂南开展乡镇石质文物调查,调查对象主要有碑刻、摩崖题记,以清代为主,间有宋元,内容异常丰富,涉及地域名称变迁、家族历史传承、立井修桥建庙、植树造林等。这些石质文物或隐匿于山林,或散落于村中角落,多不为人识,记载的内容也少见于史籍,带有非常浓厚的地域色彩。

斑驳的石头上所记载的内容虽没有完全载入正史,但依然凭借着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展现出史实的另一面,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。近期,对平邑县地方镇清真寺内《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》拓片的整理,就为重新发现和认识左宝贵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。

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左宝贵受命领军赴朝参战,战死平壤城头。他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战死的第一人,也是职位最高的人。他的英雄事迹,早已被国人铭记,但他还有少为人知的另一面:慈悲救世的高尚情怀。

《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》详细记载了左宝贵在地方慈善方面的高贵品质。该碑现存于平邑县地方镇利民村清真寺,碑高185厘米、宽74厘米、厚15厘米,共580余字,刻于光绪二十年仲春。碑文择其要记录如下:左军门原籍本村人,由行伍起家……惟慕其为人也,贵不忘本,富而好施。吾村清真寺之重修后得军门之力居多……寺水房之修与数亩田之置皆赖乎此。后为寺中募化多金……又得资二百余金,以为寺中修理大门各处之用……修南、北讲堂,以其余资又置田十数亩。

左宝贵投身行伍后屡立战功,后晋升为建威将军,记名提督,成为清廷高级军官,人称“左军门”。碑文记载,左宝贵是山东平邑地方镇人,行伍出身。同治年间,募捐百金,为清真寺修建了水房,并置寺田数亩。光绪八年,又为该寺募化二百金,修理了寺中大门等处。后捐银四百两,修葺南北讲堂,又以余资“置田十数亩,以作养膳计”。前后共捐银七百余两。碑文记述了左宝贵倡议募捐重修地方清真寺的经过,赞扬了他“贵不忘本,富而好施”的优秀品德。

据史料记载,沈阳、南京、扬州、天津等地的清真寺也都有他的捐献或题的匾额。据当时公开的资料显示,他在捐款赈灾、倡捐慈善机构广泛救助社会贫民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和热忱,并得到朝廷认可。光绪九年,山东境内黄河决堤,灾民流离失所。左宝贵得知后,情系桑梓,积极募捐。他在沈阳负责为山东灾民“代筹捐项、解东助赈”,并且“勉力自捐”。他先于光绪十年正月“解到银六千两”,后来陆续又多次筹捐,总共解到银两“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二两六钱五分”,其中,“自捐银一千二百两”。其积极募捐与带头倡捐的行动,得到了同僚和朝中同乡的赞赏。

光绪十二年,他在沈阳创办栖流所,设粥厂两处,向贫民施舍粥饭,冬春两季每日以五百人为限,夏秋两季每日以一百人为限,所内还收养老弱病残无家可归的贫民,为他们提供食宿。左宝贵出征前,还将房屋捐出供栖流所等处使用。此外,左宝贵对于地方桥梁、道路、兴办义学等也多有捐助。

《左军门捐资重建清真寺碑记》,虽只记载了左宝贵在本族的慈善活动,但从“小家”的善行可以看到他“大国”的情怀。二品官员唐传猷曾为《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》作题记。为官清廉、素有品行的唐传猷有感于左宝贵的善行义举,写下了“惟慕其为人也,贵不忘本,富而好施”的“评语”,这也许是左宝贵慈悲救世品行的最好注解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左宝贵能够做到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,真是难能可贵。

【镇馆之宝】

桓台博物馆: 康熙御赐王渔洋湘竹金扇

□周东升



书唐诗一首。诗曰:“主人能政讼庭贤,帆影云峰石窗间。每至夕阳岚翠近,只言篱障依前山。”末题“临董”二字。康熙好学工书,尤爱董其昌书法,因此他也酷爱临摹董其昌书法,且喜欢把书法作品赐予廷臣及外国使节;引首有两小御印:“中和后”、“康熙辰翰”。

康熙皇帝能够慷慨赐赠如此厚礼,受赠人王渔洋定非等闲之辈。王渔洋(1634—1711年),原名王士禛,字子真,又字贻上,号阮亭,别号渔洋山人,山东新城(今桓台县)人。清顺治十五年(1658年)中进士,官至刑部尚书,谥文简。王渔洋为官清廉,洁己爱民,可谓一代廉吏。王渔洋博学好古,尤工诗文。独创诗论“神韵说”,被尊称为清初一代正宗,文坛领袖。为官45年,其中27年为康熙近臣。王渔洋清明的官声和渊博的学识,深受康熙皇帝恩宠,屡蒙御赐达13次之多。这把金扇便是其中之一。康熙皇帝将这首唐代诗人刘商诗作

书写在扇面上,赐予王渔洋,是赞赏王渔洋在刑部尚书任上一方面“能政”,另一方面又超然物外,大有名士之风。

单就唐寅的画作而言,本身即是令人趋之若鹜的艺术精品,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,尤其是人物画,更是笔法凝练,独具风韵。再加之有康熙皇帝的御书题赠,两者一前一后,珠联璧合,这把金扇的书画艺术价值之高,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在封建社会,朝中大臣能够得到皇帝的恩赐之物,那便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王渔洋对康熙御赐的湘竹金扇格外珍惜,他在撰写的《居易录》中如是记载:“七月二十四日,与诸公内直,赐御书唐诗湘竹金扇。其一面画人物山水花鸟。臣得人物,其诗乃‘主人能政讼庭闲,只言篱障依前山。’”以昭示子孙勿忘皇恩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桓台县修建王渔洋纪念馆,广泛征集有关王渔洋文物时,这把湘竹金扇才与世人见面。

地理
Dili